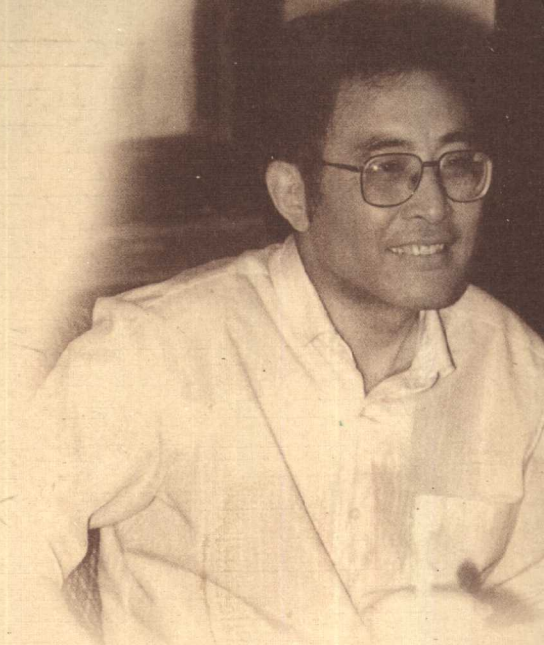


陆天明文集
LUTIANMINGWENJI

3



苍天在上

CANGTIANZAISHANG

陆天明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陆天明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天在上/陆天明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0
(陆天明文集)
ISBN 7-5313-2447-4

I. 苍…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06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 163. com

东北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殿华 常 晶	责任校对: 朱立鸿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杜 江

定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陆天明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1943年生于昆明，长于上海。曾两次上山下乡，去安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年代初，创作了第一个大型作品：话剧《扬帆万里》。1975年年底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80年代初至今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专职编剧。主要作品除本文集收入的长篇小说外，还有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六集）（与人合作）、《不散的军魂》（十集）、《冻土带》（三集）、《苍天在上》（十七集）、《大雪无痕》（二十集）、《省委书记》（十八集）等多部。1999年，创作多幕话剧《第十七棵黑杨》。

作品曾多次获国家各种奖项。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陆天明文集

桑那高地的太阳

泥日

苍天在上

木凸

大雪无痕

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李殿华

常 晶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苍天在上



李光前

序

自打算出文集。很长时间以来，只有那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式”的人物方可写出文集；或曰“定”者，而作品又无大价值，也不好写一下。这想法，虽然迂，却一直牢记着。陆天明这种书，一种善意的误解，以为这个陆天明是天上《大智无疆》那一类的大众化作品。还有一小部份人，这个陆天明只会写这一类作品，得不产生，这样的误解，自己也到不了，是否应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陆天明”呢？

这个文集吧。

现在，人们在这个文集中读到的不全是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的全部经验过程。一直希望拥有另一种“自我”，一直渴望

的我，在何有这么多眼泪
曾流过血，流过汗，
欢笑，但确实实：心
曾走错过路，做错过
决定。代价，自然得
验由自己择为承担
，别发生精神上的
多大的宗教改革家
将要对他实行审
中这样写道：“…
谦卑，我就20+
强，我们还能
事的人吗？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

作者手迹

序

陆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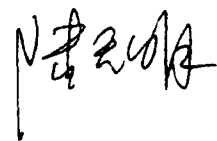
《苍天在上》是我五年前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曾让我备尝艰辛、又倍感欣慰的一部作品。它当初得以“出笼”，得以“存活”，实在不易。那些让我至今难忘的日日夜夜在我心坎儿上所烙下的创痛，甚至让我一度再拿不出相似的勇气去重新接触同类的题材。但它又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验了这样一种人生感受：当一个作家把自我关注的目光真诚地转投向了人民大众所关注的那个方向时，你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鼓舞和支持。由此在自己心的深处所能激发的生命活力和思想飞扬，的确无异于一次“火中凤凰”的经历。

这次再版，我没有对它做丝毫改动。不改动

它，绝非是“得过且过”。了解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我只是想借此为当代创作原汁原味地留下一个小小的“断片”。这个断片里镌刻的信息，并非无关紧要。透过这些信息，既能让后人从中窥见我们今天是如何踉跄地走着一条本不该如此艰辛的文学之路，又能使我自己经常地告诫自己，要继续走下去，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真正拿出一点“畏惧之心”来对待这一桩似乎已然做熟了的事业。

2001年8月20日

自序



其实，我一直没打算出文集。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认为，只有那种在中国文学史上真可算作“里程碑式”的人物方可出得文集；或者，已然“盖棺论定”者，而作品又有大价值存在下去者，也不妨出一下。这想法，虽然迂得可以，但自己却一直坚守着。没料到这两年，读者中，产生了一种善意的误解，以为这个陆天明只写过《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一类“轰动一时的”大众化作品。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执意地误导，这个陆天明只会写这一类作品。他们让我不得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自己也到了这把年纪了，是否应该让更多的朋友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陆天明”呢？

那就出个文集吧。

我确信，人们在这个文集中读到的不会只是某一作家的纯私人性的生命话语历程。

我一直希望拥有另一种“自我”，一直渴望着做另一种文学，完善一种我祈求的人生和社会。我不想说，几十年来，在这种追求中，孤独地行走着的我，走得有多么艰难。我也不想说，为此，我曾流过血，流过汗，经历过无数烦恼而不眠的夜晚，但确确实实惟独没流过泪。我知道自己也曾走错过路，做错过事，但我绝不为此而悔倦低迷。代价，自然得由自己去付，而路，却仍然继续由自己挣着往前走。只求每一步都走得真诚，别发生动机上的荒谬和荒唐。

五百年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得知宗教裁判庭将要对他实行审判时，曾在给一个朋友的信函中这样写道：“……这不是畏缩的时候。你劝我要谦卑，我就劝你要自豪……”哦，好一个马丁·路德，我们还能铸就那样一种人吗？还要铸就那样的人吗？

2002年9月17日于

北京莲花池

01

黄江北曾预料，四十五岁以前，自己还会接受一次关键性的重要任命。但没料想这次任命竟然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急迫，并直接牵涉到自己的故乡城市章台市。更想不到的是，为了这次任命，省委五个常委居然一起召见自己，集体跟他谈话。办公厅派六个缸的大奥迪专程到工地上来接他，到省委大楼时已是午夜两点三十分。上楼。拐弯。再上楼。再拐弯。一推门，显得异常疲乏的常委们已正襟危坐地等着了。谈话便从午夜两点四十五分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左右。

关于这次谈话，省委后来是这样向中央报告的：

十天前，我省章台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侦破市住宅总公司总经理肖长海贪污贿赂案时，意外地获得了该市女市长、著名女劳模董秀娟同案受贿八万五千元的确凿证据。两天后，经省政法委和省检察院批准，决定对董秀娟立案侦查，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但是，等反贪局的同志赶到董家，这个六七十年代曾闻名于省内外的女劳模，却已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死因不明。为此，省委决定从千里之外的中美化学联合公司工地上，急调年仅四十二岁的工程副总指挥黄江北去章台，代理市长一职……

如此这般。

等等等等。

……

02

四十二岁，对一个男人来说，应该要算是一生中最威猛、最风光、最能左右逢源上下周旋的时候。这时，老的不会因为你太嫩而不屑理你，小的也不会因为你太古板而远远地躲着你。老的会因为你比他们年轻而把他们已难以挑起来的担子交付给你，而小的却会因为你比他们成熟而把自己一般不肯赐人的信任赐予你。于是你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胶合剂，粘连着继承着创造着综合着开启着，你便众目睽睽，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四十二岁，它先天就具有最大热交换系数，最优价格性能比，最强的啮合力和最大扭矩。无论是咬别人或咬自己，都准能一口见血。除非他有病。

生理上？心理上？人格上？能力上？

03

但黄江北没病。

04

黄江北：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生于章台市老城区一个铁路员工聚居的大杂院里。

一九六七年，毕业于章台市五公区第三中学。

一九六九年在插队期间参军。

一九七三年退伍，主动要求去内蒙劳动。在那并非全是“金牧场”的地方，当过牧民、工人、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任、技术科副科长。

一九七七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球物理系。在校期间任校学生会副主席。

一九八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哲学。一九八五年放弃留京名额，主动要求回本省工作，先后任省党校教员、临水市重型机械厂副厂长、临水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一九八九年，调中美化学联合公司工地，任工程副总指挥至今。

该同志一九六五年在章台市五公区第三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七三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05

省委孙书记说，很抱歉，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本来怎么的也应该事先派人去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再给你一点时间，慎重考虑考虑；但现在没时间再走这正常程序了。局面已经形成。省委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你就别再犹豫了。干吧。省委是了解你的。也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已经跟章台市委和林成森同志打过招呼了。你就走马上任吧。

06

燥热。

他敞开大衣。

省委大院里一些熟识的、不熟识的或半熟不熟的同志，纷纷上前来祝贺。他谦和地应付了一阵，赶快上了那辆乳白色的桑塔纳，向西大街驰去。

07

西大街，行人稀拉，阳光稀薄，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一辆布满尘土的老式公共车从这儿开过。他又一次看到那个牵着狗的少妇在横穿马路。中等身材，总穿着一身滚花边的白绵绸睡衣，剪着那种似男孩、又不全似男孩式的短发。一双极秀气的脚，趿在一双毛茸茸的拖鞋里。那身白绵绸睡衣相当单薄，剪裁是那样的合体，把她那极为匀称的身材勾勒得轮廓线条分明。她回过头来看他，他觉得她是认真的。后来她就不见了。后来又会在不该她出现的地方出现。后来就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他。她是那样的白净，好像永远不会沾染这尘世的灰土。他们之间绝对是陌生的，但她的笑容却绝对熟识。她从哪儿来？她又将消失在哪个街区哪个楼群哪个门洞的哪扇窗户后头……街上有人在装修店面招牌。有人在第五律师事务所门前炸油条。有两个人，或者更多，呆呆地站在油锅旁边。带着拖挂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喷着黑烟，灰烟，黄烟，红烟，或者黄黄红红的杂合烟，而它们那些不同年龄段的操作手们则穿着各色各样廉价的皱皱巴巴脏兮兮的西服或运动服或对襟大褂，让沾满泥巴的拖拉机集群铺天盖地、陆续不断地向城区拥来，酷似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兵分了一百二十路。真的很难说。

08

他问自己：真的回章台去当这代理市长？

桑塔纳车终于开出了市区。公路旁阔叶杨林立。车里没有开灯，因此显得十分黝暗。我们勉强能看到黄江北斜倚在后座的椅背上忧郁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车窗外平淡无奇的景色。尔后，车子沿着窄小而拥挤的码头街开去，不一会儿，便在一个嘈杂肮脏的内河码头旁停了下来。他寻找一个有一百二十级砖砌台阶的岸坡，走了下去。古旧的砖砌台阶残破了，洒出深色的水迹，覆盖着深色的苍苔。苍苔里居然开出一星星鲜黄的小花。他继续往下走。左面有一段陡峭的岸壁。右面也有一段陡峭的岸壁。岸壁的砖缝里长出几棵并不太粗的黄果树，黑疏的枝丫奇崛地向水面上的漩涡里伸去，有时还伸得很斜很远。这儿的风有一股咸味，有一股腥味，格外地潮湿，也格外地阴凉。岸壁上有几家仿古的茶馆，吊脚楼似的，探出到水面上。从仿古的窗棂里传出充满各种现代欲望的旋律。他还看到一节生锈的铁皮烟筒管，滴下的烟油，像一些只留下影迹的枯藤，黑黄地游延在粉白的砖墙上。很多年来，他总是喜欢到这儿来站一站。跟水走得近一点。跟一段古老的砖墙走得近一点。听到什么。想到什么。得到得不到的。找回再也失不去的。很静地站一站。

章台近来连续不断出事，不说人心惶惶，也可说人心浮躁。

葛老师的女儿跑了。她有二十四五岁了吧。一个很有头脑的女孩。突然出走。章台最大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万方汽车工业总公司，破土动工数年，国家连着追加投资好几个亿，至今仍不能正式投产。